



徠集

文

十
七

服部文庫
117
725
6



725
6

祖徠集卷之十二

物茂卿著

論一首

福善禍淫論

天道福善禍淫。聖人之言。真實無妄。亘萬世而不爽。如合符契。而世人多疑不信。不知分與時也。分生於命。命定於有生之始。是故人不可以為獸。鳥不可以為艸。木松不可以為柏。是故魚游江湖為福。喪水為禍。猿入則死。莊周以樗櫟之壽為幸。而不能謂黍稷

之變爲不幸。是故天子爲諸侯禍也。大夫爲諸侯福也。故知禍福之名由分而殊。唯世人之惑。旣謂猗頓之富。許史之貴。彭鏗之壽。爲福。簞瓢之貧。輿僮之賤。權蟬之夭。爲禍。此特世俗通稱者耳。而不知己命之所分。孰福孰禍。惑哉。桀紂之時。殺戮澤量。唯龍逢比干。善名無窮。豈非福邪。或以見殺爲禍者。不知分無生也。夫時者天之所爲也。天者在上之名也。故子之所天者父也。妻之所天者夫也。臣之所天者君也。君之所天者上天也。唯天不可違。故醜婦雖賢。不獲乎好色之夫。老臣雖賢。不獲乎好少之君。時所塞也。止。

于塞行于通。故君子不違時以求福。是故涼臺之觀。披風之適。不可獲于冬月。時所無也。是故伊周得位。孔顏得名。或以失位爲禍者。不知時所無也。故不知分者。不知己也。不知時者。執己也。執而不知。暗乎天命。而謂聖言不徵。豈不惑乎。故君子不求福乎命分之外。

五行論

萬物之生。勢矣乎其不可悉已。惟聖人有能總其凡也。迺建之號曰五行。五行者五形也。大行之山爲平爾。古之文假焉乎爾。夫形殊焉。性殊焉。材殊焉。曲直

從革一上一下。稼穡以生。植物之屬。或化乎人者。穀乎。聖人制而用之。其取材乎天地之間。猶若取諸其府庫乎。以利民用。以厚民生。然後可以正民德。故謂之六府。帝禹之所道。伯益之所烈。稷之所種。藝。倕共工之所用。其巧。斲磬。陶范。莫非是物矣。是先王以美利利天下。舍是莫能爲。而民至于今。有賴焉。五行之材。與用弘矣哉。九疇所叙。亦由是耳。若夫禮樂之制。文物軌度。建諸天地。象諸三辰。四時五方。六合七政。儼如在其左右。八風所旋。九土所隲。日月躔次。儀而則之。神明其惠。照臨於民。所以奉天道。降宗廟。昭諸

天下也。天道之所生。從而文之。惟吾所取。虞夏商周。或因或否。亦惟吾所取。是何必五哉。裁而宜之。亦豈若五物恒其性哉。周衰。有道之士。獨淑其身。不任邦國之政。誦說遺文。傳之其徒。末流之弊。學而不試。咸輔頰舌。語聖語天。眇論是務。大道遂裂。嘒嘒相軋。不可勝。則旁采小道。緣飾其說者。有之。迺若孟軻造五常。鄒衍推五勝。董生占災祥。劉向傳洪範。皆推五者之類。至於義之盡也。雖有可觀。致遠則泥。豈先王經國之大道哉。昔在邃古。神農教醫。黃帝作甲子。雖神聖所爲。小道哉。之二術者。探頤鈞。隱察未形。覘未見

以識死生休咎之故。稽諸星土物類。徵之聲色臭味。皆用五爲紀。鑿鑿乎若可據者。迺其術所自爲已。豈天地之氣若是其整乎哉。易大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左丘明述良醫之言曰。寒暑曰風雨。曰晦明。三而兩之。有味乎其言之也。戰國而上。雖小道猶有若是者爾。夫孟軻以禮爲性德。而樂獨可遺乎。以信而孝弟與忠非其倫乎。故五常之非往舊者審矣。鑽木取火。灰炭奚化。地道敏樹。河源崑崙。車薪勺水。生勝靡常。故鄒衍之誕彰矣。洪範之占。唯傳三疇。它若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福極。其

謂之何。故子政之說固矣。今學士大夫。尚且斤斤乎守其說。弗替者。以宋儒故爾。夫宋儒不能信古。敏以求之。迺驚然以謂我獲聖人之心也。聖人可爲也。於是侈談性命。開闢天地。聰明熒俗。利口亂道。動輒曰五行五行。其不知擇小道者。亦憊用智。研於深故也。後世迺尊信其人。過於先王孔子。奉其言如律令。不亦惑乎。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又曰。益有不。知而妄作者。其諸儒之謂乎。故予論諸儒五行之非古五行。

記事二首

記松浦鹽冶飮浦事

峽史氏曰。甚矣哉。女色之爲禍也。而建武鼎革之際。莫慘焉。大氏平安之地。山水麗秀。往往平生尤物矣。迺自桓皇奠都之後。數百千年。維民所止。公卿鉅室。世官世祿。莫有不家平安者。而富貴之娛。聲色爲最。生女之願。人人而有之。閨閣所習。姆師所誨。靡曼妖冶。殫思窮巧。遂能家出媼。施人擁姬。姜延天而降。平安麗人之盛。清紫赤深。諸女史所記載。可槩見焉。然猶尚文柔爲政。風流成習。微言佚行。何所不有。而爭奪之迹。寥然乎未聞者。是其時與俗爲然也。方此時。

州郡控弦之士。不無好色之人。其歲時祇役。上國執戟負弩。宿直禁闈。將相之府。或道路所目。亦豈無心歆而肉飛者。迺我謂之神仙之人。而彼視猶臧獲焉。分素定也。以故武人偶有所獲。以爲得寶者。乃唯閭里之選。不過桃葉莫愁之倫耳。間或一二桀驁若義仲。義經者。稍有所漁。侵則衆咸驚譟。咎之。是豈東人獨操乎其廉耻。亦積威之漸使然也。及有相氏二廢天皇。而武之人乃傲然自恣。加以胡僧倡禪。鑿其混沌。眇封以壞。風氣大變。而上古敦慤之俗。幾乎斯矣。於是乎始有覬覦于禁鬻者。蓋醍皇之西狩。則高

名後集 卷之十一 五
時流皇子土之烟。秦武文從焉。皇子思其妃弗措守者。憫焉使逐。則使武文逐。武文還平安。覓之不得。其所物色於西山。識琵琶聲以得之。奉以行。達于攝尼崎。舍于逆旅主人。會筑人松浦者。阻風舍其鄰也。見而說曰。仙虜謫虜不者。吾何得與仙耦。是不可失矣。夜率兵劫之。武文武稱其名矣。不可當。乃火其鄰。武文窘。負妃以出。扇舟于斥以逃也。不幸而松浦之舟來不知而屬焉。走還取其物。逆旅之舍已灰。又走覓舟。則已發矣。又扇之大。嘯爲弗聽以去。遙而聞。聞笑之聲。武文喻而怒。弗可爲也。罵曰。吾死必爲厲。立而

刺其腹以死。舟過鳴渡。颺而厲見。松浦懼。使人送妃于淡之島。武文之厲至于今。化爲蟹。猶在云。亡何有相氏誅。醜皇還都。而皇子終得與妃處。嚮者當松浦獲妃大喜時。妃則見以爲賤人矣。是以弗從此一時也已。醜皇急恢復。往往以其宮人賜諸將。則良賤之耦。稍稍習以爲常。然猶憾矣。及尊氏作難。而醜皇又幸南山也。尊氏之諸將皆來家平安。貴倨甚。威福由己。其豪富亦曩時公卿鉅室所弗如。而曩時妃嬪夫人及它諸公卿大臣子女。皆流落人間。丐憐於武人之家。諸將旣已生長山東。罕覩是姝麗。嚮以

爲禁鬻弗可近者。一旦而得染指。孰能不大嚼以逞。諸惟人性變於習。則諸姝麗亦稍稍說其壯武也。宣淫弗恥。攘奪于色。蓋未有甚於此時耳。於是乎有鹽冶氏事。廼尊氏之宰高師直。疾而不朝者數日。其人置酒娛之。召瞽歌佐酒。所歌賴政射妖宮中。天子錫以美人。芎蒲事也。聞者笑相謂。不請邑而請美人。賴政癡矣。師直方湛於色也。亦嘖然曰。寡人子。吾而獲芎蒲邪。數十城何之有。有舊宮媼侍從者。居恒來也。是日亦來。聞之排闥以出。言曰。賴政時。天子列美人。使自取其所請。賴政不能擇。是芎蒲未必尤也。芎蒲

而連城邪。使公覩西臺翁主者。將代以海內矣。師直問何似。則曰。方翁主之在弘徽西臺也。諸貴游以名花而喻六宮之人。皆喻而不能喻焉。是花弗如也。問何在。曰。先皇以賜鹽冶氏也。以翁主之美。而椒房之選不啻矣。乃高貞西鄙人。烏言者。得以尚之。豈不惜哉。師直色動。問往邪。曰。往也。老妾自西臺時。旣已得奉其馨。歎心。乃謂在西日久。色必衰矣。日賽神以歸。過諸則豔倍昔焉。師直蹶然起。謂曰。奉夫人之教。疇昔之疾良已。而又獲它疾也。急呼繡衣十。沈香枕。爲媼壽。因逼使其媒媼始之。爲戲。至于是焉。則恐而

心貪其賂也。強往微風之亡可也。師直乃使善書者兼好作東。且書貽焉。庶可以挑也。翁主執其柬。棄諸庭。師直怒曰。吾素惡書。善書者緩急果何用。遂兼好更使公義者作柬。公義不作。東代作詩曰。我思美人貽之書。美人弗讀棄庭除。吾拾吾書歸十襲。心謂美人手所觸。翁主見之。悄然者久之。誦襲衣之什以入。乃佛道中誠姦者辭也。媪還報。師直喜。獲美人一言。輒大賞公義金錯刀。而又素鹿_鹿鹵。不識其所誦謂何也。趣爲美衣服數十。屬媪而益責之。媪計亡所出。妄意使其覩乎夫新浴未及粧時也。必闌焉。則語師直。

公思未見之人矣。雖辭懇乎。彼詎信之。盍窺諸。師直大喜。與之往。以窺出乎浴也。魂奪乎。猶死之人。弗能起。扶之歸。時值源義助勤王于北陸。而尊氏使諸將往擊之。又使高貞海道襲其後也。將歸國。以理其舟楫。而期漸逼矣。師直心益急。愈責媪。弗已。媪計窮。以逃。不可踪。師直大怒。如喪左右手。而弗可奈之。何。遂讒諸尊氏。事稍稍聞于外也。高貞不得已。以叛。竊亡還雲。使其親信護妻子。間道以從之。追兵及之。其人殺翁主。身殉之以死。師直益怒。遂窮討高貞。以殲諸時曆應二年四月也。厥明年。又有飮浦氏事。初菊亭。

公有美人阿才者。豔而佻。師直之族。師秋與之狎。頗昵矣。久之將就封于勢。欲與俱往。強之留者三日。乃許焉。及期。使其人與迎之。擁以來。師秋大喜。策馬輒發。偕之行。至于琶湖。而風吹乎簾。颺也。見一老嫗。八十許。偃而無齒者。坐乎輿也。愕而詰。乃爲美人誑矣。師秋自途還。以兵圍菊亭氏之第。以搜焉。亡有也。捕女豎鞠之。則匿於飮浦氏之所也。大怒。欲攻之。飮浦氏者。尊氏之舊勳將也。然懾於師直。遂亡之備。奉源義助以叛。余觀於玄慧所輯事。僅此焉耳。而它可知焉。當是時。尊氏乃有事於四方。以欲收其鷹犬之用。

是以弗問也。及于恭獻之世。宰賴之以禮。率其下。而后此風稍稍戢。君子蓋傷夫尊氏之諸將。若是其暴乎。色猶爾勃焉。以興莫之能遏者。時乎哉。

記昌俊襲義經第

文治元年冬十月十三日。盜夜襲伊豫守源義經堀川第。盜者惡僧昌俊也。兄賴朝使焉。初義經在東日。御賴朝執盃。熱烙手而弗釋。神色自若。於是乎賴朝已心憚焉。及其奉詔西征也。攝南海之役。率皆以寡克衆。冒險踏危。出其不意。集如風雨。敵人謂我自天降也。而我三軍亦鮮能知之矣。又能推赤心腹中。

大得士驩心。麾下又多敢死士。是以大功遄成。而自
賴朝所遣使監其軍。諸將帥頗有樂從焉者。不者。事
平後還東。亦皆嘖嘖稱其材武。弗已。於是乎賴朝始
心惡焉。蓋賴朝夙有霸心。而義經爲弗知也。乃獨傾
意結乎朝廷。其在西海。報捷徒寶器。諸所奏請事宜。
莫不稱。上皇旨。叙爵昇殿。寵端見焉。要越示意之
後。尚且恬不之省。性又好聲色。嘗燕游多所。漁內內
所俘平氏女。而還其所獲篋。篋中書則諸公卿鉅室
所與平氏關通者。都下人。繇是寢帖席。而謗從興焉。
大名之下。不無紛云。人或傳其私前平太后蒙童中

也。則賴朝稍稍惡之。於諸將前。而諸將弗響。應乃私
使昌俊。昌俊者。諾樂惡僧也。它諾樂僧。有閱其隣者。
昌俊出死力助之。事上。幽諸土肥實平之所。久而見
釋。不敢歸。客于東。實平業已以其族奉賴朝也。乃薦
之。賴朝亦喜其桀驁而昵之。至是遂使之云。從者九
十七騎。兒玉黨人隸焉。是日義經之人江田弘基者。
路值昌俊入洛。怪焉。與其人語。廉得情。告義經。義經
俾其以之來。弗能來。義經怒。更使辨慶。辨慶亦惡僧。
膂力絕倫。單騎往見。而責之。我公召之。盍速來也。昌
俊弗能辭。其人請辦馬。辨慶叱曰。遲矣。抱而上。諸已

行錄 卷之十一
馬纍騎其後以來其人欲從辨慶又叱曰止矣見我
公而謝臯何用從者其人不取從既至義經見之曰
士之東者必先見大將軍而後館士之西者亦必先
見我而後館汝何緩也昌俊叩首謝曰臣本諾樂僧
也有故去而事大將軍乃公之兄也則公之臣也豈
有它心哉臣今有事於七大寺以來也齋未可以解
焉妄意竣事之日敬請下執事也故不敢請詎意值
公之怒敬謝臯義經曰何從者之衆昌俊曰以備它
盜賊也豈有它心哉義經曰涕汝必爲大將軍擬我
者昌俊又叩首而請盟焉乃遣歸於是義經方置酒

召倡善舞者靜舞迨夜醉甚盡歸休其士留直者僅
七人或曰惡僧可虞不聽曰既盟矣乃寢靜慧女其
心益不能釋然乎昌俊也私使二豎往覘弗還益訝
之復使一婢果走還曰二豎皆斃其門門之內馬數
十鞍矣人數十鎧矣將來也言未畢大闕於牆外靜
盪義經而不寤曰名將也者必警乎金革之聲乃提
鎧麾之相擊乎鏘然有聲也義經果乎寤結束以出
開門而迎之靜抽長刀翼之僮紀三太善射昌俊之
兵不能入廣綱忠元鬪死諸歸休者稍稍集又會備
前守行家來救也昌俊大敗走匿于鞍馬山義經不

行傳集 卷之十一 十一
釋戎服。逕造。上皇御所。奏曰。以臣之不做也。矢石相加于輦轂下。有驚。天聽。臣之罪也。雖然。賊既奔矣。敢白。視其狀。箭之集于胷者。如林。而植于腋者。僅三矣。辭色提提。觀者莫不嗟嘆。鞍馬山者。義經幼時。故嘗所讀書處。其僧多厚善者。於是皆爭索山中。獲諸僧正谷。面縛以獻焉。義經罵曰。壯士何盟之。爲昌俊曰。盟者私。襲者公。我無私憾。故盟有大將軍之命。故襲。義經怒。俾扶其面。昌俊曰。我者大將軍之使也。扶吾面者。猶扶其兄之面。意氣忼慨。義經壯之。曰。欲生生之。昌俊曰。我已許死於大將軍矣。願速殺我。則

公之惠是已。遂斬之。使中務丞友國禮也。厥明。賴朝嘗所遣紀綱之僕。安達經清者。亡而東。告以昌俊兵敗見殺者狀。於是乎賴朝大喜曰。殺吾使也。而今而後。兵有名矣。乃命三河守範賴。率六萬騎。往討。辭之日。謂之曰。汝亦爲九郎之所爲者。範賴恐不敢行。載書百以盟。遂以之死。更命時政實平。十一日。上皇勅伊豫守義經。備前守行家。以海西九州之兵。討賴朝。越三日。義經與行家出洛。赴海西。騎士二百。而其臣義盛。奔于伊勢。殺守吏首藤以死。攝人多田行綱。太田豐嶋等。兵一千騎。陣于小溝。要而擊之。不克。六

日義經發大物。值颯而不克。竄于南山。十二日。勅美作州捕義經行家。二十八日。時政實平入洛。為賴朝奏請。六十六州總追捕使。以搜義經行家。及平氏。噍類。於是乎賴朝之霸成矣。明年春。義經奔于奧。依其刺史藤原秀衡。後五年。秀衡死。其子泰衡等殺義經。賴朝聞之。曰。擅殺吾弟。請討泰衡。不待報而發。泰衡敗走。以死。奧州平。於是乎賴朝之霸定矣。君子曰。義經不亡。賴朝不霸。世人至于今。悲夫。義經之勲。而弗報天哉。雖然是。豈翅悲義經已乎哉。

記義奴市兵衛事

寶永乙酉春二月。有司奉旨。以流人上總州市原縣姊崎邨次郎兵衛之田宅。沒在官者五町七段。還與其子萬五郎。以邨之無主田六町。授其奴市兵衛。以賞市兵衛也。始次郎兵衛為邨之里正。元祿乙亥歲。同甲搃兵衛放銃驅野豕於人家竹林中。誤中人之妻而斃。歲時猛獸在田。官授民以鳥銃。里銃丁幾名。銃幾門。籍其戶。假其器。唯火硝藥。勿用鉛石。任其驅逐。不得擅殺。著在令甲。齊民遵守。皆所以防亂源。廣慈惠也。而搃兵衛之銃。有子處斬。次郎兵衛身為里正。不以聞事。覺猶為弗知。流于豆大島。其田

宅皆沒入。官次郎兵衛父老且羸子二女六歲男三歲既行其妻方產頗艱生女而死奴市兵衛真諸懷抱中遍丐於里之有乳者乳之親戚弗顧二口者瑩然無所依兒女則呱呱啼弗已市兵衛與其妻謀所以養之售已之女爲人婢直若干與其佃人田所受者若干獲中金八兩悉出買一小廛以處次郎兵衛之父與子女者奉而事之若其主在日益佃它人田以裒其升合之贏而饋謁之供四口者於是乎無飢寒之患焉市兵衛猶恐已妻之或育而朝夕之弗給也遂不與俱同床蓐者十有一年矣次郎兵衛就

罪之日市兵衛業已詣東都俯伏官廳請以身代其主之罪姊崎去東都二百來里往還可二日程而市兵衛來請若初者月必一二次弗輟弗措亦十有一年矣都下店主人稍稍知其所爲遂弗與舉籌云嗚呼細民之多口而無田悉取米鹽麻布之入于已筋骨之力惟日弗給亦已勤矣而年必虛六七十之日而取償于佗日之勤其困苦之所倍何如哉且夫官家之租不薄田主之稅愈刻凡爲佃客者藜藿弗粒縑縷露肩居則苦藁爲坐動則犁鑿之從炎畦雪蓑晨牧宵絢歲無虛日日不虛刻而其可以展布

四肢而償一日之勞者。唯在夢寐半枕之餘耳。大抵人世之所悅。曼聲美色。芬芳旨旨。與其風流繁華之娛。從容逸豫之樂。悉付諸他生天堂之受。而其可以暢舒精神。而取半晷之快者。唯在伉儷一床之上耳。故諺曰。耕夫與耕馬伍。而市兵衛十一年之苦心。此其情之最爲可憐者乎。是歲二月某日。市兵衛又來訴于官者如初。而自矢弗虛。還吏訊其由。次郎兵衛之父。今年八十二。患風二歲。弗差。起卧手足莫已聽。且莫則曰。願一獲見次郎兵衛。則死無憾矣。其哀籲弗忍聽也。且二子者。益長愈慕。日夜悲泣。是烏可

忍視耶。小人無狀。告愬弗勤。以貽斯憾。故敢特冒官威。懇請暫赦。次郎兵衛之罪。放還以獲與老父訣。則小人擅訴之罪。身首殊處。亦所不辭也。辭色哀惻。聳動官廳。旁訊縣里。情實弗爽。事遂聞下之閣。老僉議以爲。次郎兵衛罪在不赦。而市兵衛忠且誠。是可嘉。其以其主之田宅。賜之市兵衛。教曰。可有司傳旨。市兵衛不肯奉命。乃曰。始之爲主。卒之爲已。小人義不敢奉命。願賜之舊主之子。萬五郎事再聞。遂有今命。

徂徠集卷之十二

徂徠集卷之十三

物茂卿著

記一十二首

堯韭亭記

夫一物之微能托古聖賢以致籍甚於不朽可謂奇也雖然寧無所商確於其間哉蔽芾之勿剪伐萊猗之如切磋南于召風于衛伯夷侯和固必蒞誦詠而後知於其名則莫有乎爾孔子禽楊家巢融問而脩答亦惟滑稽者之言已非有竊取義乎仁與雄矣我

獨愛夫堯非之爲物也。卽名而羹墻之思存，則不須披繙于篇什，原種而雲日之化在，則無假揄揚于比興，嗚呼！蕞爾之品，而託惟天爲大之德，奇之至此，其爲如何。聞之人有以命其亭者，豈翹好奇之云爾。亦見其好德矣。又聞其人也，爲神農氏之言者也。農之於堯，未知其德之軒輊爲何如矣。儒之與醫，均是仁之術也。它人有心，予忖度之，我亦知其必同矣。何也。其愛之同也。故敢言我之所欲言，以寄題者爾。歲辛巳夏五月初六。

樂樂堂記

豫侯業已就封乎河內，則築一堂河之渚，顏以樂樂。燕閒自娛，絃歌之聲，時時聞于外云。或謂孟子衆獨之辨，世君子所取於衷焉。是胡以見遺，而特言樂樂爲也。蓋孟子語世俗之樂，而豫侯之好古樂也。夫當孟子之世者，非魏惠王邪。前惠王而魏有文侯，文侯師事子夏，段干木號稱好學而不能無矧于聽古樂，而況其下焉者。又況在孟子之世乎。故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不然而驟強焉以文侯之所矧聽者，則衆皆掩耳走矣。尚何在其借之樂乎。不佞茂卿，竊嘗睹于今世俗之人，亦猶如此邪。獨豫侯迺好古樂。

也。甚於世俗之樂也。則其過文侯遠矣。豫侯善箏琵琶。好吹笙。笙古樂器也。箏琵琶者。昉于秦漢。漢定天下。更韶曰文始。武曰五行。而房中安世。今有傳之者矣。房中樂五調。本諸琴歌。魏晉六朝之際。斑斑乎猶可得而言焉。蓋至唐旋宮騁變。而後鹿鳴伐檀諸雅曲泯焉。宜其與琴不相入。而明皇之迺見穢也不佞。茂卿又嘗睹于我東方之樂。制氏疇人。相守弗廢者數百千歲。要不無小緣飾。而韶武安世諸樂具在。雅淡洋洋。衆美咸備。嗚乎。是胡以傳也。琴胡以獨不傳也。辟諸五色。宮商如繡錯而成章。仲儒之言可徵哉。

仲儒
誤

及受讀乎琴經五調。繇以生焉。則周漢音之遺弗誣已。迺論箏琵琶之非古。其在漢也。被之以古音。雖琴瑟之雅。至今存可也。且聞之。昔文侯之魏。有河內。吾不知其與豫侯之河內何如也。文侯劬於聽古樂。而其樂人竇公年百六十歲。猶能獻其書於漢。而大司樂以傳焉。今河內則豫侯受封處。近於王城也。制氏疇人。故當有如竇公其人。或能來游獻其書。邪。琴倘或傳。邪。則豫侯業已心誠好之矣。愈益相共脩明其音。以教國人。邪。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則鄉者所謂掩耳走也。迺能喁喁然鄉乎化也。則河內

之民何有乎世俗之樂也則亦樂樂之莫斂乎孟子之心也爲之記

月窟硯記

藩大夫藤子獲古研一枚脩咫有九分博五寸有分半其厚寸寸之餘如博之奇其制方表員中中函太極環以八索其額鐫月下三人同行者狀其一人左顧而指月其鬚鬢鬢然可數其衣冠丰態皆宛然可呼旁有軒楹樹石古雅可翫審眎石理堅緻秀潤色黝而紫有綠條文繞絡其要摺諸譜蓋崑谿下崑一種云藤子旣獲之愛甚剡木爲之蓋俾予門人蘓山

鞍元昌隸識其上邵康節先生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一句因字其硯曰月窟謁予記之康節之學予未之聞也請臆道之夫頰昂今古唯明與幽其來也混混乎無竭塞乎天地之間明之根是之謂天根其逝也窈窈乎無閔藏乎視聽之外幽之始是之謂月窟一往一來熙熙皆春是則知道者之言也予獨慨夫逝者之弗可挽也古昔聖人其亦有與予同其憂者邪作爲書契以藏其往萬化所歸結爲大年其諸謂之幽之府乎書契之作楮氏司白墨氏司玄玄與白之合以爲質也石氏始之毛氏終之石

氏之子。其幽之始乎。月窟之義。其在茲矣。雖然。方諸之水。資其潤也。金粟之華。同其臭也。是何干武弁之事哉。而時嚮文化。吾伊四起。靈桂無種。到處毓芳。是亦何擇武弁之家哉。滕子蹶然興曰。旣承眇論。又辱善頌。敢謝。遂爲記。寶永庚寅秋九月盡。

古銅鐸記

吾藩大夫滋野子。獲古銅鐸一枚。連甬六寸五分。徑二寸有半。兩銑相距四寸。累黍求之。適合夷則之度。銑四布作雲狀。銅色古粹。妄意不下三百年焉。稽諸往籍。夏后氏之器。縣鐘鐸。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則

古者祀與戎兩用之。而宋況聞諸光宅。以協姑洗。荀勗獲黃鐘于趙牛。是厥施殊矣。今審欵識。上曰鸞鳳。鳴和下曰披茲玄素。妙世頤神。餐霞攝霧。秀色玄徵。最後吳且偲三字。迺其撰人。有印不可識別也。蓋道觀中物已。迺吹玉律命之。輒與大晟黃鐘相飲。益信其有徵焉。滋野子素有王長史癖。其及獲之。欣然以爲茶室傳呼具。命予記之。予業已乏賞鑒。又昧茗理。獨以黃山丹丘。白日羽翰。上清雷鳴。眉鬚紺綠。豈曰所用匪厥儔哉。石鼎生籟。松濤翻空。可以入琴徽。亦何外金奏也。且夫峽者。古用武國也。勝國時。介胄生

蟣蟲寧居之不暇。曾未百歲。士大夫儕從容間。暇敲冰烹月。好尚風流。此自太平餘澤。清時雅玩。莫怪其或曰窮韜略。握奇經。不如載茗一車哉。是以君子蓋論其世云爾。故予爲略記其事。而俾後觀者。藉此以識今時之俗也。正德辛卯六月一日。

鳳陽院記

瑩師之謁予。辭以文其所初院也。始瑩師之師曰湛老人。老人所受業者曰梧山。梧山在閩甯中。距此萬里而遠也。方瑩師之契于老人也。老人手字鳳陽以畀之。以名之。其異日所初院也。於是乎瑩師未有院

也。老人歿若而年。爲寶永戊子歲。其臘嘉平而後得院於獅林麓。以名之也。獅林爲老人所老處。距其院跬步而近也。吾聞之。鳳者文之瑞也。夫旣鳳之矣。則何以文爲也。且夫齟齬氏以無文倡天下。而師之道所由祖也。則亦何以文爲也。至文無文。質有其文之言者。吾未知於其所道有當乎否也。且何取諸鳳也。在昔胡羶華。負鷲于閩海。君子掩鼻。小人逐臭。獨在湛老人之徒。增擊萬里。覽德而下。庶乎鳳之儀歟。以吾所睹記。父老所傳說。而吾東方僧之無文者尚矣。比及湛老人之徒至。實始操華音。鏘鏗于宮徵。而商

羽之也。庶乎鳳之鳴歟。雖然是亦未知於其為文之瑞能有當乎否也。鳳有二文。首順德而背信義。而膺仁智之三六者。蓋亾當乎其所道也已。雖然。湛老人弗忘乎梧山而瑩師之弗遠乎獅林。均之有所本也。本而文之。何文不有也。何三而六之已也。由此而往。吾所謂六像九苞。庶乎覩其翮乎集也。吾又聞之。鳳者出東方君子之國。方今百年治平。聖明在上。人文聿興。無人不文。無文不鳳。鳳乎鳳乎。誰其之歸。雖然。先吾子有餘歲。莫有乎爾。則亦後吾子有餘歲。莫有乎爾。不先不後。正當其時。吾蓋且鳳其辭以文其

所初院也。從其謁也。吉先片羽。梧山一枝。信哉翮乎。其集之。其諸謂之鳳陽之院已。

海錯硯記

藩大夫鈴子。出一硯示予。硯鑄海水作羅文者狀。而海物羸蚌蚶屬。雜然麗焉。其工緻與石所產處。予何以識之。問其久近之歲。則自其四世祖時。業已寶藏之。蓋踰百而幾乎二百。審哉硯之壽也。予聞之。鈴子族出自真田氏。真田氏以善將聞於信野間。而敦詩書。謹細物。獨以此徵之。則硯之壽。非徒壽也。世寶之。亦非徒寶也。且夫觀乎海者。豈唯以其汪濊浩澗。

之大狂濤怒浪倒山崩崖之威乎。予嘗家東海上。以其風恬潮平。如羅如縠也。揭厲渚嶼之間。俯矚巖磔之隈。介族煦沫。纍纍相倚。殊品詭形。娛人心目。藹然生意。有槩乎中。得爲非美觀乎。何則。一陰一陽。文武弛張。細大相涵。剛柔交資。此天地人事所以悠久不已之故也。故觀乎錯而有得諸海。觀乎海而有得諸硯。觀乎硯而有得諸其祖先家世貽厥之謀者。迺鈴子之善箴已。予因以海錯命其硯。而授諸鈴子。鈴子爲後者。併寶予言。如寶茲硯。則亦豈硯之壽哉。

西山石記

鈴大夫蓄一石几案間物也。其峰在左。下則爲崖。爲壁。有峭拔千仞之勢焉。其右成嶺。白皜冒之。皜皜乎雪已。諏予以名。迺命曰西山。蓋山脉從北而來。昂頭南視。是爲左峰。峰高有所蔽虧乎。積雪在陰。四時不消。我自東見之。此其所以爲西山也。夫石以象山。卧游一室中。大夫其不忘山林者乎。大夫而不忘山林。其於爲大夫何之有也。况夷齊采薇。師表萬世。此自人倫之至。大夫而學之。孟公綽之。不欲庶幾乎下之。則王子猷之爽氣。照映江左。師其心而裁其迹。亦何貽斗筭之誚也。至如敬風飄日。子建之抗悲。層巒崔

鬼士衡之嗟時。誦其所謂志士營世業。則大夫令聞
豐。豐以徵寵靈于府公。爲邦民具瞻者。可徵諸今日
焉。誦其所謂大耋嗟落暉。則大夫異時它日。引年引
恬。養老其國中。以鼓缶乎日昃之離者。於是乎有之
焉。是則西山之石出處以之。始終以之。猶乎銘諸几
案間也。則豈唯玩物之謂哉。

香禪師詩題覽古記

香禪師在奧。奧侯延享城中。師作城中覽古詩。人或
議覽古字涉不祥矣。師在享筵。宜有所避忌也。師質
諸予。予曰。庸何傷乎。昔人懷古覽古詩。誠多悲慨者。

如越中覽古悲句。踐蘇臺。悼闔閭。蓋其地其事有可
悲者故也。若夫奧城中古迹。迺侯之祖宗。建勳開國。
子孫世世守之。弗替。祚胤靈長。民物蕃庶。爲一方大
鎮。本無可悲者。則作詩頌焉。是其周覽古迹者一。而
所遇有悲喜之殊矣。詎謂覽古字涉不祥哉。且思懷
周覽有何悲傷。或譏或頌。亦在所遇如何耳。或曰。不
然。凡言古者。謂異代也。以唐視隋。以宋視唐。故懷古
覽古。所以有悲慨之意者。異代故也。是亦不深考之
失矣。伯夷叔齊古之賢人。豈非周代之人邪。易之作
其於中古乎。豈非周代之王邪。孔子皆以古稱之。則

其不必異代者審矣。且選所載虞誦覽古詩一首。在詠史部。其詩全贊蘭相如。更無援古以慨今之意也。文粹載吳筠覽古詩五首。其詩或譏或頌。篇篇皆殊也。語曰。少所見。多所怪。迺或人之謂歟。師喜使予記之。

豐公族大夫養拙君二亭記

士伯曄業已仕于豐。則豐公族大夫養拙君者。爲二亭於其別莊。一曰臨江。一曰忘言。迺因伯曄以求予一言。予謝不敏。不可。予曰。海西九州。在大海中。聲教所被。遂稱爲吾倭者。豈天地之素乎哉。吾聞之畫者。

吾倭之山川風土。東莽如焉。西秀如焉。枕海以登。豐之岸。殆乎類夫吳越浙閩焉者。謂其風氣所殊。不可想而得也。予匏係于東。亦井之蛙哉。迺今得大夫君所爲記以讀之。徒讀其所叙列山川某若某者。而唯識某爲某某耳。筆不謀目。目不謀足。有胸無心。亦烏能攄大夫君所未盡之餘。以愉快其心。所欲言者乎。雖然。吾子命之。吾嘗試以臆道其大焉者。夫海西九州。在大海中。維昔勝國之時。聲教實阻。殆乎非吾倭矣。是長老黃髮者所能言。亦近者耳。百年謐如九州諸侯。相率奉其職。稱外藩。而國家之所經制。迺獨

以功臣侯填于豐。夫海西縮九州之口者豐也。大海小海所環而浸，森漫之外，木道乘之。北由長門諸州，算岸以望焉。列檣如鳥，千山如薺。雲物間之，蜃氣結樓，變眩倏忽，如有如亾。西可以走外中州，而內可以走內中州也。文司赤馬，重關扼之。吾倭要害之衝，其亦綦重哉。數年前，其與筑長二諸侯協擊，以殲盜于白島之洋者，非邪？且豐之先世，國于信，則控弦之威，懾于山東。流風餘韻之所存，是以國人上勇者武，至于今弗衰也。猛士如雲，蒙衝如山，農隙所講，技擊相高。二尋之矛，真如鄧林嚴霜，冒之堵墻以進。旗幟所

指捷於烽火，蜚礮如雷，彎弧如月，赤羽白羽，其集如雨。短兵相接，疾視號呼，旋乃間暇。賈勇弗已，搏人以嬉。是豐之先侯教其國人，所以禦外捍內，為保障於國家。其效於今日者，豈不較著乎哉？祇風俗所運，此軒彼輕，滔滔一往，弗挽弗反。如火益熱，如水益寒，如塗塗附，弗崩何竢？號令獄訟，豈稟於武斷？文學之士，寥寥乎莫聞其國中。其斯大夫君之所慮邪？今大夫君之為政，首聘伯曄，為國人矜式。已又為一亭于其別莊，而退食之暇，焚香散帙，燕閒以適。茗理酒德，徜徉其中，是何所急，而汲汲乎不遠千里，以求其國。

俗所不屑爲者弗已也。又何所見而故倍其先侯所爲教而自阿其所好。如是其至也。卻縠之敦詩書。晏嬰之折衝樽俎。祭遵之雅歌投壺。有儒將風。羊叔子之置酒峴山上。諷詠自娛。是皆古之名卿鉅公。立功當時。而名流後世。迺大夫君之所思而慕。邪思深而慮遠。其所以匡綏邦俗。俾先侯桓桓之威。弗墜於永永者。毋乃在斯乎。不然。徒晞茶人之羽化。而望隱遁之莫返。由是先世之教終替。而大夫君之志荒也。必不然矣。仲丘曰。視其所以。人焉廋哉。吾今以伯曄之聘卜之。伯曄曰。英也。何敢。雖然。亦大夫之所欲聞也。

是足以爲記。若夫二亭之所以名。與其山川之勝。則大夫自言之。遂載諸策。俾其致之。

九畹齋記

滋蘭九畹者。楚大夫屈原所爲離騷中語也。大山老福君師之。采以名其齋。君之宗。當勝國時。有以疏興於張者。從豐王征伐。定海內。以其功。食封數十萬。然亦竟以疏滅矣。夫屈原作離騷。以悲其宗國。君豈以自况邪。然原之悲。在其將亾。而君之宗國。不血食者殆百年。是何以怨也。夫蘭者。香草也。比德於君子焉。世衰政邪。而君子不見用。是原之所以怨也。方今海

內治平。諸侯之政修。況君承其先人之祿位。而爲群僚率言聽道行。何在其怨也。祇人之志不易知。是以原之志弗白於當世。及於後君子。取其所爲離騷者。讀之。而後有以知之。君好學。嫻於辭。諷詠自娛。亦原之儔也。使其有所著述。傳之後世。則人或能知其志所自。况怨邪。非邪。是未可得也。夫君承其先人之祿位。而爲群僚率。邑人榮焉。然視諸其宗國。食封數十萬時。亦何泯泯焉。雖然。君子所榮。不在祿位。而在言聽道行。則亦何怨也。君旣造齋成。因其友人石叔潭求予文記其事。夫張之距東都八百里。而遠矣。予足

不踰函關而西也。何以能知其齋之構也。何如。所藏置典籍器玩也。何如。其所鄉背山川草木之美也。何如。唯知九畹之有蘭耳。亦何以知君之志。怨邪。非邪。唯知以況君子耳。是何以能言君之志。使白於後世哉。雖然。予讀遠游漁父諸篇。而訝其志不在怨也。孔子稱伯夷之怨。希而大史公迺疑之。是其怨與否。亦在後觀者耳。於君乎。何有。故九畹之齋。以蘭況君子。而君之好學。嫻於辭。諷詠自娛。可以與原儔者。唯是足以記也。是爲記。

會津大夫西鄉君徜徉亭記

會津古稱國。後降爲縣。隸于奧。今則儼然國哉。提封二十萬。重領環之。如堂區然。西鄰三越。北抵羽。東南控制奧諸侯國。亦毛以北一大都會也。其地寒多霜。雪產良馬。其民戇尚氣。喜俠。其物饒漆蠟。而其利賴海內。其山出鹽。是以不它仰而足食。故世無事則貿易四方。可以富強。萬一有事。則閉關絕交。可以觀釁。是其大概。用武之國。非邪。昔者鎌倉時。旣已鋤平泉。藤氏百年蟠結之患。而俾葛西往監。蓋於此鎮焉。其後勝國時。奧大亂。則豐王命蒲生討平之。亦卽此國焉。我國家自故中將神侯。胙土以封。而以宗室爲

藩屏東北者。二世于茲。屹然連帥之雄。是其爲要害。豈不綦重哉。鄉者其大夫西鄉君者。以其祖碑之文見徵。我大夫酒井氏寔使之。予黽勉從事。書幣遂通。是歲君又以其所躬徜徉亭記見請。予何敢辭。按圖亭者。君所棲息也。在國城東。有六景之勝。其攬結山川。吐哈風月。靜嘉可想。然予非東西南北之人。安能言之。故且言徜徉之義。以塞責。徜徉者。逍遙也。君庶無疾病。何以娛焉乎爾。方今昇平百年。海內無故。今會津者。非昔會津也。况自神侯好學崇儒。以治其國。而君子愛人。小人易使。其俗彬彬乎鄉化。政是以簡。

君退食之暇。委蛇羔羊之節。蕭然在是。其娛可知已。是徜徉之義也。且君爲會津巨室。族貴祿富。苟或徇其狗馬弋獵。蹋鞠六博之游。溺飲食靡曼綺羅之好。心躁氣盛。豈能娛之乎。夫人暇則思。思則遠。可以防未然。可以備不虞。屑屑目前之務者。未有以與。久遠之謀者也。治不忘亂。君子之道。爲爾入卿出將。大夫之職。爲爾君之在此亭也。觀霜露以思倚伏之機。觀風雲以思陣管之制。觀峙流以思戰勝之畧。觀蕃育以思教民之術。文有武備。利器以藏。以思共其職。而對敷其君命。以庶幾不失。國家置侯之意者。於是

乎存。徜徉之義。豈不廣且大哉。吾聞之大邦之多士。文學之士何限。而遠求諸它邦。豈非以其君子之人言多訥。而孝弟之俗難乎犯上邪。是亦足以觀神侯之遺化。而君之爲意。可得而言。故予不佞。不以頌而以箴。以爲之記。

舍利記

城西麴坊第八街。有匠某。其後妻年四十四。享保辛丑七月二十一日食時。日卒。大痛若有眯。輟箸起。走室中弗止。少頃已。迺食。輒又大痛不可忍。手奉持之。頰于案。有物迸而墜。磴然也。視之。瑩瑩然舍利也。迨

雞鳴又出一顆。翌歲壬寅六月一日黃昏。又出一顆。皆目大痛。出之如初。出輒痛已。其夫造小寶龕奉之。事嘖嘖聞里中。人皆往觀。其隣舍姬。舊給使予家者。與相識十歲許。日常來往其家。頗諳悉。訊之性柔婉。不惡前妻之子。然嘗與一厮役私。為其夫噉責。亦莫有它行事。修潔奉佛齋食。誦梵咒如優婆夷者。平平間閭一婦人焉耳矣。蓋鯁大蚌蛤皆產珠。然鯁大蚌蛤蠢然海中物。豈有它奇可稱邪。聞中國人貴珠。三佛齊人亦貴珠。以嵌其陽物。吾邦人迺不知寶之。但以為醫藥耳。今麴坊婦藉是遂奉佛教。修潔其行邪。

閩

則以為宿世善所使亦可。迺或為姦僧誑惑。譎張為幻。與外人交通。愈益縱恣其淫行。莫所顧忌。邪則謂之魔緣亦可。是未可知也。儒者迺曰。舍利亦鯁大蚌蛤產珠者類。亦病也。是豈不辨乎。然聖人以神道設教。故魯西狩獲麟。孔子作為春秋。道以傳焉。漢武時有麟出。海內終耗費。後世以為非真麟。段使浮屠者論之。必曰魔也。夫麟不怕出人。孰識其真者。豈舍利可識者類哉。要之漢武之非聖人也。然漢武時四夷服屬于中國。拓土數千里。其封域大非後世所能及。則麟亦瑞矣。是善與淫。非皆舍利力邪。夫鯁大蚌蛤。

何以能產珠。麴坊婦何以能出舍利。天道冥冥。孰識其由。故聖人行其可行。而不求知其不可知。歐陽脩。迺謂麟鳳龜龍不足為聖人瑞。其所見亦吾邦人不知貴珠哉。其何以能化成天下乎。雖然。吾豈欲麴坊婦以舍利化民者哉。憾夫後世儒者所見多不及浮屠者。因有感乎舍利爾。

徂徠集卷之十三

徂徠集卷之十四

物茂卿著

贊九首

題孔子真

是謂克肖。吾豈敢。是謂不克肖。吾豈敢。亦惟唐帝之贈。袞冕十二章。儼然王者服。萬世之下。萬里之外。伏惟聖德遠矣哉。

歲庚子夏五月日本國夷人物茂卿拜手稽首敬題

三教圖贊

聞而知之。有若孟子。孟子而後。無有乎爾。其唯孟子。曰。聖之時。况非游夏。能贊一辭。聖王不興。政刑久淪。其誰之思。西方之人。西方之人。設教維神。地獄天堂。孰知其仁。邈矣老子。柱下藏書。屈伸猶龍。知者誰與。漢有子房。宋有堯夫。若彼莊列。虛乎無乎。

馬師皇贊

神龍望乎餌。口作崇。師皇箴口疾。迺已。

老子贊

數車無車。當其無有車之用。孰謂老子而上無乎。吾

味其言。亦猶龍耶。禮者忠信之薄。而仲尼胡誦。欲取與之。欲翕張之。佳兵者不祥。自言而自解之。亦胡詳也。

張良贊

博浪之椎。轟兮震宇宙者雷耶。大索天下。閔兮不可見者鬼耶。人皆自為。唯公超兮秉義耶。雖然。不强所不能。行乎無爭。從容以發。巧中窺會。沛兮天下莫之能禦者。肖水耶。帝臣林林兮如虎豹。唯公眇兮似孺子耶。是以公沒百年。遷尚且疑其貌。何況吾今。矐兮千載之後。萬里之表。

大日本享保癸卯臘月二十八日

武侯

蠖屈龍躍昔聞其人孔明弗出疇信渭莘炎德衰矣
匪湯匪文悲哉千載禮樂曷興

羲之

揚摧百世孰若晉衰獨有筆翰風流足師媲美漢唐
于文于詩吁微先生斯焉取斯

或索張良讚援筆即題

良邪平邪何邪參邪將別人邪靚貌未識聞名始識
吾聞從赤松子遊故當變化不測

畫鳩

鳩兮鳩兮雖則無巢兮莫不有巢兮喚雨兮雨應喚
晴兮晴應爾兮爾兮迺能靈

銘五首

江經匡研銘

赤馬下瞰神龍所宅或遺其珠化而成石斲之為研
子孫萬年

吉子敏藥笥銘

唯毒毒人疾乃已錫乃嘉名愆攸始疏數已度唯其
幾戒之勿愆動之死

文璞研銘為有馬公子

弗^佳雕弗琢。文生於璞。苟微君子。文將安用。君子之研。于以作誦。

永井豆侯佩墜銘

攝州生山田民屋大同二年造采其椽竹為之

千年之竹。閱物無疆。君子佩之。以禦弗祥。

五瀨人索研銘

五瀨之海。孕珠毓貝。蘊藻紛錯。波綺淪縠。人產其埶。孰不靈善。采石作研。春雲藹翰。不琢不器。勗哉銘記。

碑誌九首

福島妙音廟碑

信夫縣福島妙音天女廟者。土官渡邊氏所奉也。廟枕武隈川。川發源白河縣諸山中。迤邐北東流數百里。經二株松福島諸邑。與洲河合。其流始大。可以漕矣。更東北九十里。至伊達仙臺界。入于海。大氏奧之地。從福島以往。稍稍庠。水是以如建瓴而下。距福島六十里。曰洗馬灘。次曰梁灘。自此山左右。東為峽。惡巖恠石。錯出亂峙。水勢窘而激。舟觸立碎。更十里許。曰胄灘。山益束。石益出。水愈益急。濶僅十數步。而兩岸如削。成下仰上俯。水如由洞隧中過。從下昂視。其左右巔所不合者一線。已猿猱之所跳過。故號曰猿

跳日月蔽虧。陰森窅冥。東奧惡瀨之極。舟則不可行也。相傳距今而上千有餘年。福島之地實爲湖。匯有玄熊與龍鬪而勝之。龍乃劈山東北走。湖遂洩爲陸。其所劈裂處卽是峽。邑曰島。河曰洲。蓋取諸其洩而未陸之際。邪有昔人鑄鐵記其事者。今猶在青羽山寺中云。迨我神祖之奠都武昌也。歲海漕輿之粟數百萬。以供都人士之口。而信夫以南數十萬之租。必由武隈以達海者。至梁灘而漕窮矣。則改漕而駝。以致諸水澤村。二十餘里。復就漕所。公私皆以爲不便矣。嚴廟時。渡邊氏之子曰友以世家都下。富

匹。猗朱友以少有大志。慷慨善謀。矢心不朽其功。以爲國家建千百世之利也。遙聞武隈之險。走馬相攸心。匠所營。宛見成功。唾手而興。力請于朝者三年。人或聞者。不笑罵則駭以爲狂。友以益奮。弗顧及寬文改年辛丑歲。官遂准其請。赤縣大吏伊奈君等。實贊襄之也。不更歲而功竣。資費巨萬。洗馬曹梁諸灘。猿跳之險皆平。凡諸怪石惡巖。礎舟頭戈舟腹者。誅伐無遺。福島至水澤九十里之漕。可通嚮駭笑罵訾者。至是皆怙然。以謂神禹而後。功其在諸官。因命友以世襲漕事。造船擅其利。又賜地一井。福

名錄卷之十一
島之步頭。悉免租調。自此之後。官享其利。民頌其便者。至于今弗替也。友以歿而其子貞嘉嗣。勤其職弗怠。以憲廟之貞享乙丑歲。勅妙音天女廟于山茶舊館之地。乃故仙臺侯輝宗壘址也。後因其踞絕巔而福島城可俯窺也。東北徙今所。凡百步許。更新廟貌。頗倍初規。不遠千里而謁記于予。予按往牒。遂古之時。日靈氏之三女。降于洲渚。今筑之宗像。執之嚴島。皆其神也。專司風汛之變。以左右太陰之政。而舟舶之往來。魚蠃菰藻之利。皆隸焉。是以六十有六州。凡有津泊湍瀨之地。莫有所不香火而奉焉者。

暨乎梵教西來。而後海澄之徒。配以妙音。亦緣其修多羅中。謂爲主海島故也。於是乎妙音顯而三女隱。其實一也。予聞之貞嘉之子二郎者。武隈之漕通。而天造之險尚在焉。是安能若履坦途其然哉。底柱灩澦。不能以禹鑿而保一人之不死者。豈亦非有神之宰制其命者故邪。況舟與鳥同道。風水馮虛。其不與蹠實者同科亦審矣。貞嘉之所設。益由是道耳。是豈翅爲其家祈福也乎。亦爲漕卒乞命也。漕無失而都下之粟積。亦爲都人士百萬乞命也。都人士百萬之命無虞。而國家置海內於泰山之安也。則友以之。

所建貞嘉之所祈其關繫豈小小哉又聞之天女廟
賽以已巳日輒有若燈者不知所來或沿川而上或
踰山而轉冉冉駕空而行集于廟前巨石上者久之
乃去其色赤於恒火土人稱爲海龍王供燈渡邊氏
莊與廟對岸貞嘉及其子歲時或睹之夫精誠所萃
有神斯應豈常理之所能言哉予已大友以之功又
不得已乎貞嘉之請故敘其始末使其勒石于天女
廟前繫之以銘銘曰

繫昔華夏洪水滔天崇伯死勤黃熊化淵再世底績
精誠則然千歲雖邈東海之埏武隈見形湖迺桑田

馬痛玄黃熊老黃玄將信將疑眠厥鐵券龍鬪之峽
猿跳之巔絃力弗及惡石齧船世孰微禹有若渡邊
悉誅水孽奧粟蔽川達彼海漕廩此都廛國家有
賴咸服其便追惟往勤有神斯顯陰隲默佑其兆弗
愆恍兮忽兮孰干其權乃勅廟宇于河之壅香火頻
繁則吉則蠲有龍獻燈熒煌霄懸千目所視何祥如
旃茲知上古絃何獨賢神戮其力遂伏蜿蜒蜿蜒有
靈尚致其虔民雖無知誰不誠願有祈斯獲厥福綿
綿神偕不朽億萬斯年

故長崎邑主昭威君墓碑

維正德二祀昭陽大荒落之歲孟夏之月故長崎邑
主昭威君之神降于邑初君之玄孫淳屠慧通夢黑
雲之祥寤識其所求之而未獲也邑之童子有痘而
顛者益馮之也巫覡桃茢執乩請禱而後乃始獲其
窀穸之所在於蔬圃中焉則鄉者所夢處也邑人以
爲神而祠奉之乃偕其後人暨鄉夫子之徒胥議而
私諡之曰昭威君之神慧通既已募其邑以修其兆
域象石以碑之又背其同人林百載者所狀狀跋涉
千里來於東都謁予不朽其事按狀君姓平氏諱爲
英治承時內相重盛之裔也諸盛殲于文治重成獨

以仁故乃得其子若孫往往保首領於州郡之間也
鎌府之衰政出大夫大夫以其同出自乎官重盛之
孫俾掌其家政邑諸豆之長崎子孫遂以邑氏焉大
夫之族又殲于元弘長崎氏亦以仁故得免之諱爲
基者逃而之海西入肥之瓊浦以居之其後乃以氏
邑焉長崎之名遂著於今爲海西要鎮其始亦唯君
之氏是繇已在勝國時叢爾孤邑環大海而城之君
距爲基八世驍勇有知計善長槍與其兄協謀而守
之元龜天正之間與諫早古賀深壕諸帥屢戰屢克
孤之弟雌及豐王之大兵壓海西也海西諸帥望風

納款君與兄獨恥臣之去而依大村氏君留在邑
以憤死狀之所載止是不佞茂卿故嘗慨夫載籍弗
備往事之焚焚而仁人義士齎志以沒世者素行偉
節湮滅罔聞與草木之同朽不可得而知識也賴有
其神降於數十百載之後威靈顯赫錫福除災奔走
其里老邑人之子弟馨鄉蘋蘩歲時罔怠者僅僅千
百中之一耳段使有之若君其人亦於其素行偉節
湮滅罔聞與草木之同朽者則未如之何也可不悲
哉夫君之先皆以仁故得弗殲而長崎一彈丸之地
不過百里君以此其貌乎介於群雄信爭之交屢戰

屢克不失其地何翅狀所云知勇長槍之效邪得無
以仁撫其民民用弗叛乎豐主之威草靡海內君獨
恥臣之可不謂義士乎躬行仁義死而爲神在祀典
有焉邑祀其故君在祀典有焉邑人祀之爲當故予
特表而出之夫仁義者人之大節其它雖有湮滅罔
聞者亦何恤焉是可以不朽慧通雖浮屠乎不忘其
先人之墳墓亦在禮爲合是可以銘銘曰

服仁行義終弗徵乎冥冥兮臨下土者天乎歷祀曠
歲終弗亾乎洋洋兮若在其左右者神乎久閱歛顯
終弗湮乎轟轟兮出也上者幽之宮乎

福聚院廣巖禪師碑

益余嘗從滕煥圖所始識廣巖師云當其時故已疑其爲有道人也。初余之在護洲師時或飄然來來亦不數數而每來多值它文學士群聚譚詩書道藝及乎文章山水之勝非議論鋒生則諷詠颺發也。余不暇應接而師弗之屑焉。師素推少文意者當不甚會吾儒家言。然每來輒旁坐以聽之。大布鬱多羅儼乎阿羅漢僧之在深山中也。雖默不言乎。每至會心處則未嘗不嘖然笑也。及退省其私亦非有所陰餽以利焉者矣。余益洒然心異之。亦或一再造其院皆

值不在也。院在都城東北十餘里之外。維舟而登。白沙翠竹蕭然若覩乎其人。也沙彌供麥飴乃樸然若逢其人話也。吾聞有道人必有化之信然。邪師忽不來者半年許矣。其徒英泉奉狀來請文其碑。則去歲正德甲午十二月初五化年五十七也。余爲之潛然及讀其狀益信吾之弗謬也。按狀師諱嶺寬信州人。見氏之子生而不爲嬰兒啼嬉戲每稱佛見僧輒欣宿習哉。以七歲喪其恃而遂入釋氏道。十五祝髮。二十受具戒。日後游方遠涉。冰檠自持。凡諸華嚴圓覺台教律文淹貫而通。皆哀然乎儕輩。後謁總永

風谷老人執巾瓶十有餘年。一日方其侍湯藥。侍按
老人一拳。因有契焉。師大厭世。禪效。羣而捧喝之。紛
紛也。平世唯風谷一拳頭禪。受用無盡。又恒言曰。無
佛無法。未嘗受人一禮拜。以至於終其身也。師果推
哉。元祿庚午春。創院院舊有址。而師實創焉。初僅一
團焦耳。比居兩歲。化行而院成。因追推肅州嚴和尚
者。開山祖。風谷第二世。自居三世。師嘗行化南京。抵
宿乎藥師教寺。夢大士而寤。獲諸其掌中。奉還而安
于院。語具在法親王道恕及卍庵記中。師又能預識
死期。誦讖愈勤。趺坐而化。七日而穆如生存云。大士

浮屠輩多誇張其師行蹟。以惑世者。滔滔皆是。吾聞
之。師臨化。誡其徒。勿彩畫其事。以賣世。又俾棄屍中
野。勿封勿樹。而英泉乃塔之。夫是之不能忍。而豈能
忍。重違其命耶。師又每謂識我者希。我乃貴矣。有味
乎其言之也。昔余自海上還。而諸所知識。方外士。為
不尠矣。率皆以文字索交於余。冀或有所得以緣。師
乎其道。而師獨不然也。余性不喜禪。亦未嘗為福田
利益事。而師豈一錢干於余者哉。然師其謂余識我
者耶。余業已不知釋氏道。豈能識於師哉。然韓愈所
謂外形骸。一死生者。而為近。卽塔在院西。院曰福

聚屬武州。柴鄉余貝。為堂。川西然心異之。故銘其塔也。銘曰。

師乎蛻乎。師果何乎在。委諸原野而噪乎。狐狸者蛻乎。九泉之狸乎。俾螻蟻噪者蛻乎。師果何乎在。

崎陽大音寺傳譽上人碑

享保己亥歲。肥崎陽大音寺住持上人慧海。奉其先師真公之遺命。為開祖傳譽上人立碑山門之右。又不遠千里。將幣東都。謁予不腆之辭。以紀其功績。予不佞謝不敏。不可按狀。上人諱觀徹。傳譽其字。號法蓮社。筑後州人也。世姓安武氏。出自藤原氏。父義久。

稱八郎。相傳世守安武城。因以為姓。上人為其第三子。生而九歲。得度於州之瀨高教寺。以穎慧聞。十四歲游學關東。籍于常之大念講寺。臘滿。賜黃。得稱上人。慶長甲寅歲。游化崎陽。初勝國時。以筑之博多。為海舶互市所。國朝始制。廢博多。置鎮崎陽。方其時。百事草創。亦莫有寺院矣。值西洋人執左道。以惑眾者。蔓延海內。有旨禁之。弗能戢。乃以酷刑。刑然後稍稍戢。獨崎陽為夷人所館。自非我民人。不可得而詰。而民之蚩蚩。習於邪。不悛。盤結莫之解也。官吏執法。能革其。而莫命。長鎮。忠之聞上人勇且。

也。乃構園。于古往。名之。十道院大張金山之
教。以喻導為務。初稱檀越者。塵塵一三十人。及於玄
風大煽。邪徒屏息。蹋銅版。以來歸者。日益眾矣。左道
之鬼。於是乎大沮。遂至有竊謀害上人者。凡 國家
之制。不許民帶雙劍。而鎮臺特許其檀越家。以此擇
上人。重其任也。 台廟時。元和丙辰歲。鎮臺奏准以
故西洋館之地。在舊博多街者。賜上人為寺。越明
年丁巳歲。寺成。山號正覺。寺稱大音。惟院之名仍舊。
崎陽於是乎始有寺焉。凡其俗。土官譯人。以至諸禪
師上人。皆以八月朔。執謁鎮臺。如它邦賀正者儀。而

大音寺住持上人。例獨先諸禪師上人者。以此。 猷
廟時。寬永丙子歲。民之竊奉西洋教者。聚反於州之
島原天草地。豆州刺史川越侯源信綱。督海西九州
諸侯之軍以圍之。越明年賊平。又明年戊寅歲。源公
聞上人嘗有大功勞。特厝賊鐘寺樓。以為京觀。又奏
請 賜今地以移寺。以市街囂也。辛巳歲。 猷廟召
見上人。出班獨謁。 賜時服。三。又特 賜封告。以鎮
道場祠曹文書副焉。凡崎陽諸寺院有封告者。莫先
焉。又 賜白金百錠。以充移寺之貲。令崎陽戶出一
夫。以助其役。厥後大音寺住持 上人。世朝東都。初。百

出班獨謁者以此處
上人寂法臘五十有六世壽六十有四嚴廟特寬
文甲辰歲特賜白金百錠于第三世住持上人法
譽為修寺料以開祖上人之故也凡國朝之制無
貴賤死必受度於寺懲西洋之姦也而崎陽諸寺院
每度死者必券以告官以嚴其防獨大音寺則否亦
以開祖上人之故也茂卿按祀典能禦大菑則祀之
能禦大患則祀之夫西洋之夷雖瑣乎微包藏禍心
密謀竊國巧言如飴以餌愚民愚民罔知覺淪胥相
溺以陷刑戮是其菑甚於洪水猛獸也厥在慶長元

和之際官所不能挽其心而上人能拯之朝廷憫
其愚而莫能為仁而能達朝廷之仁者上人有焉
則上人之於崎陽功豈在禹下哉夫崎陽之民亦繁
矣其祖其先藉上人而得為良民不殄其世者豈鮮
鮮乎今諸利雲興家殊其宗宗爭其教斷斷然以聒
之則上人之有德於我其孰知之故特表之以祀典
之義是何翅在其為正覺開山祖師哉崎陽之民其
戶祀之可也銘曰
民怵乎邪迷死不回威所不服恩不能徠大音一振
于奪其志全其首項子孫繁不爭不喻不喻不

上人爭之其爭也仁

故醫法眼大圓堂先生墓碑

皇和享保丁酉歲二月丙申朔越四日醫法眼大圓堂先生以疾卒於東都賜第春秋六十有七矣於是乎襄事有日門人平子和奉其嗣章叔君之命以狀來謁予一言以不朽于石予謝不敏不可也蓋以予不喜見中貴人而獨與先生驩是豈勢利交哉亦貴相知心也弗知弗徵弗傳故世不無良史而鮮能相知心也則予何敢固辭按狀先生姓千田諱玄智字子韜大圓堂其號也其先世仕京極侯暨清右

衛門君者去之羽受室黑川氏而生先生於最上郡生聰慧十三業已以講論語聳動其邑然亦喜禪千獸鐵牛諸師輩相推其敏肖乎義堂也晚歲富而聲色榮利之弗營蕭然在家僧哉亦皆其性相近焉乎爾以予觀之先生可謂勇已幼懷大志深恥爲鄉人也年十六潛夜亡之父母眎其室有若書者曰兒去也名無成邪有死焉耳矣不敢追遂來東都師井玄徹爲醫當其時窶甚不爲挫聲隆隆焉以日興二十四仕岡崎侯居常自謂道之行不行時也儒者之論爲爾方技之士不然夫人之豈豈有時乎故爲

技而弗顯。術拙使然也。憲嘗時果擢侍湯藥於上。廩二百石。文廟加俸百石。授法眼位。克酬其言哉。又聞十五猶拙作字。發憤學蘇軾帖。以此而炎夏不卧者九旬。遂工書。是非其能自勝者。則安能也。它湯液所奇中。語在醫案及括祕錄中。門人守之。初配繼配牛尾氏。三配阿部氏。皆無男。以叔父之子玄甫為嗣。卽章叔君也。墓在城南青龍禪寺。東向。銘曰。志虔酬矣哉。德虔報矣哉。福虔必其後矣哉。

醫官廣陵文安甫之墓碑

君姓源。名敬信。文安其字。其先執武田之裔。因自號

廣陵。乃祖杏仙先生。奉明正帝之湯藥。在平安。乃父恭安先生。從焉。以貞享戊辰十一月丁酉。生君於桃花坊北。母者侍從藤原長之之女也。及帝崩而元祿丁丑。閏二月。移家東都。遂為東都人。寶永戊子二月朔。以游倅始拜。憲廟歲時奉朝請焉。正德乙未九月。娶板倉惇敘之女。生二女。享保庚子正月丁亥。卒于城北小河坊。葬于品川東海寺境。年二十三。君聰慧。善詩文。兼解箏笛。其為人汎愛。吾黨每勝會。君不至。眾無以為驩。然幼羸。不勝衣。遂以勞疾沒。嗚呼。勃邪。賀邪。何稟才之傀哉。賀邪。勃邪。亦何去之。

忽

護忠君墓碑

是爲護忠君墓。西鄉其姓。近房其名。會津上大夫也。益在國初時。其先人有元房者。號右近。參州二連木源氏之族。方丹波守康長食封松本城也。以其爲兄弟行。從而仕焉。遂爲諸侯之臣。未幾丹波守移封明石。則自信適播爲播州人也。其子房茂。號新兵衛。迺護忠君之父也。娶會津公族大夫正近女。以寬永十四年丁丑九月二十八日乙酉。生君於明石城小名吉十郎。三歲而明石侯移封加納城。則自播適濃。

爲濃州人也。會外王父正近之子正長。無嗣。請君爲嗣。遂冒姓保科。自濃來奧。實始爲奧州人也。居三年。正長卒而襲其祿。號賴母。時年十有三。尚幼無知。迺值先中將神侯折節布衣士。若闇齋先生者。盛講聖人之道。君悅而學之。孜孜見之。行事醇如也。初正長有遺腹子。曰正興。比及成童。君慨然請以其父之祿讓之。已則復姓西鄉。神侯義之。如其所請。特賜祿五百石。擢爲親隊長。於是乎會津大夫有西鄉氏也。君歷仕侍從。侯以及今中將。侯奉職惟謹。今中將侯襲封日。尚富春秋。而君輔導之勲。益非淺尠云。以故位

行錄集 卷之一 四
祿益崇。迨乎貞享元年五月。增祿至一千五百石。進位群大夫之上。按狀君為人簡重寡言笑。沈毅而善斷。見貴弗屈。聞過能改。和順內積。威望外著。是以國人畏而懷之。性好典籍。夙興迨朝。手不釋卷。暇則討論無勸。時一發難。師儒莫能折。是以居官能理。寵愈盛而弗驕。祿愈厚而弗肆。是以沒世不失其名譽。如狀所言。誠君子人也。元祿十四年四月。致仕營城東地居之。今侯親書諭謝。慰勞具至。每有大政事。必就咨之。歲時賜賚。聞問弗絕。至時或命駕訪疾。禮待弗少衰。十六年癸未二月二十五日庚午卒。年六十有

七。先是。賜地院內山。以爲壽藏。二十八日癸酉就葬焉。迺建祠于蠶養神之傍。扁曰護忠。子孫時祭之。君嘗娶沼澤吉通女。生六子。長女適邦大夫井深重隆。次男近方。號源藏。嗣爲邦大夫。迺今賴母君之父也。次男近宜。祿三百石。次女適酒井良形。次女適窪長隆。次女適丸山次生。護忠君之歿也。源藏君問葬儒生。問祭神士。皆盡其禮。國人稱孝焉。今賴母君又不遠千里。乞予一言。勒其碑陰。欲祖德之不朽也。茂卿曰。離公族而就庶姓。棄膺仕而弗憾。卒行其道。位與祿皆至。苟非學問之力。烏能若斯乎。故護忠君之行

雖其天性乎。然亦先中將神侯作人之效為烈也。不
然其子其孫何必皆爾。銘曰
其斯護忠君之幽宮邪。形于是乎。藏神于彼乎。揚左
右先侯兮。永福厥邦。

享保八年癸卯夏四月

銘爽鳩子方亾父君之碑

爽鳩名家者五世。為老于大原者四世。龕亂靖眾。其
先有功。揆藻蜚英。其嗣有聲。承武育文。迺屹乎中。維
清維靜。優哉為政。古稱公綽之不欲。其斯君之行歟。
栢樹齋碑

是大宰大公之墓也。其先平手氏。莫詳出自。據耳目
所睹。記方平大將軍興于安土也。其高祖中書君。以
尸諫。精忠聞海內。其子監物君。汎秀。以騎將歿于味
方原。其子秀言。徙加陽。其子言親。生大公。諱言辰。其
第三子也。姻族大宰謙翁者。飯田侯之臣也。無嗣。往
嗣其家。迺冒大宰氏。食祿二百石。督火器隊。歷事飯
田侯者二世。元祿戊辰。有故致為臣而來東都。遂不
復仕。享保癸卯九月二十六日壬寅。以壽終于德夫
所。年八十有八。大公初以名臣。後銳志武藝。韜略而
下。射騎劍槍。莫不兼綜。各臻其奧。而槍最名。從習者

甚衆。晚逃禪。碑面所題識。是其稱云。然性樂聞聖人之道。予時時訪德夫廬。瞰其挾策。痛下。目光炯炯如。蓋至于歿弗衰。豈尋常武人倫哉。配清水氏。生三子。伯爲僧。仲純。卽德夫。季女適。匹田尚重。亦吾藩火器隊長。予以德夫故。爲之銘。銘曰。生也安德。夫之養。歿也安德。夫之葬。負士之常。其志庸何傷乎。

徂徠集卷之十四

